

后浪

最终修订本

后浪书

朱幼棣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后浪

最终修订本

后浪书



朱幼棣
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望书 / 朱幼棣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3

ISBN 978-7-5502-5640-8

I. ①后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文化遗产—保护—研究—中国②水利工程—环境保护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K203 ②X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5276 号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

Copyright © 2016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(Beijing) Co., Lt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
后望书

著 者: 朱幼棣

选题策划: 后浪出版公司

出版统筹: 吴兴元

特约编辑: 马春华 丛 铭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营销推广: ONEBOOK

装帧制造: 墨白空间·王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7 千字 720 毫米 × 1030 毫米 1/16 14.5 (单色) + 10.5 (四色) 印张 插页 8

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5640-8

定价: 99.80 元

后浪出版咨询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@hinabook.com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401001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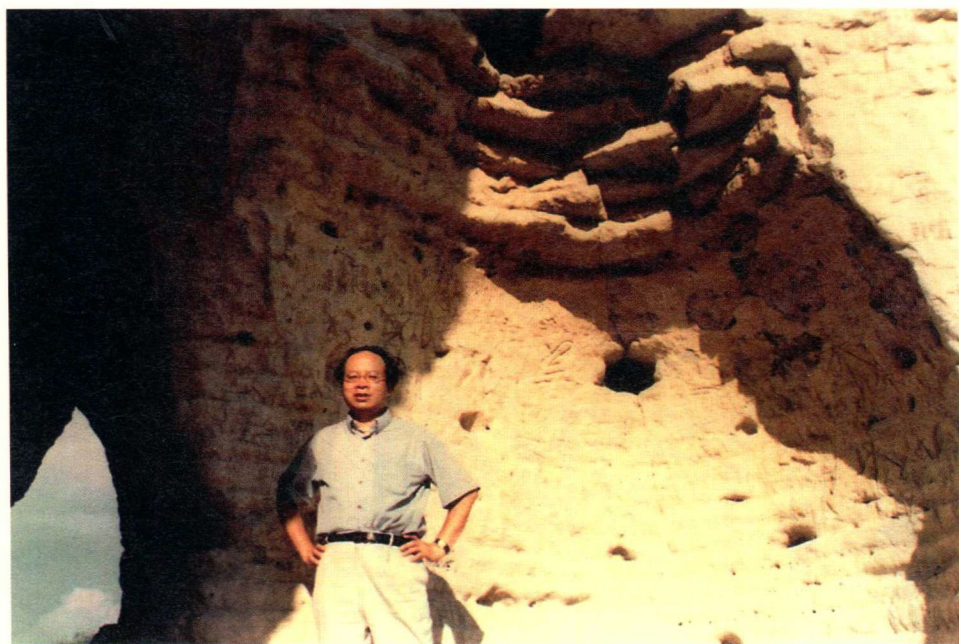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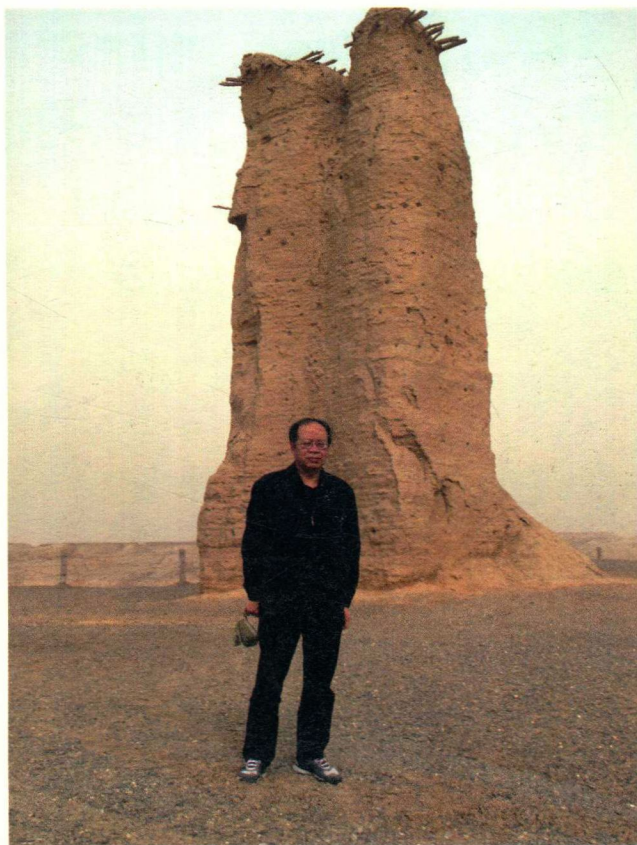
朱幼棣（1950—2015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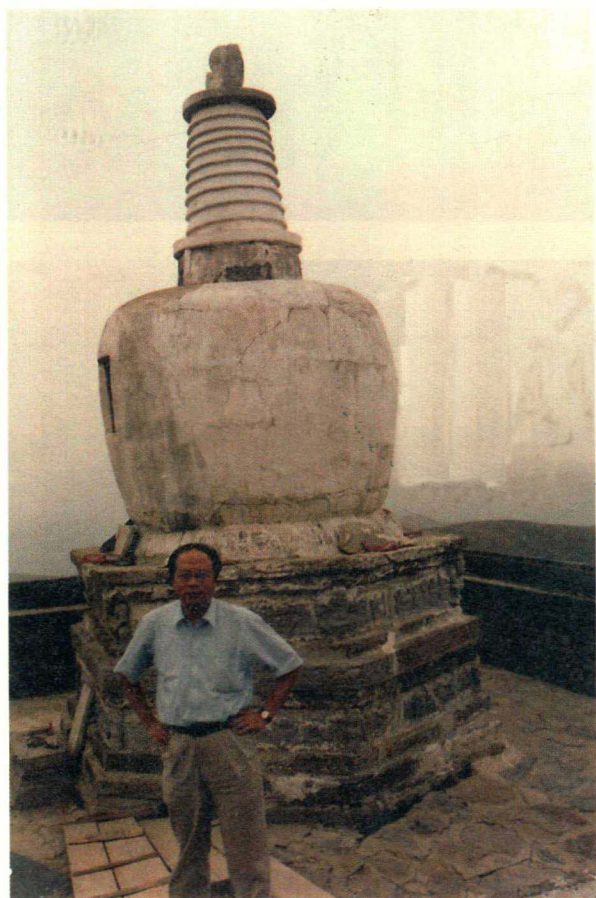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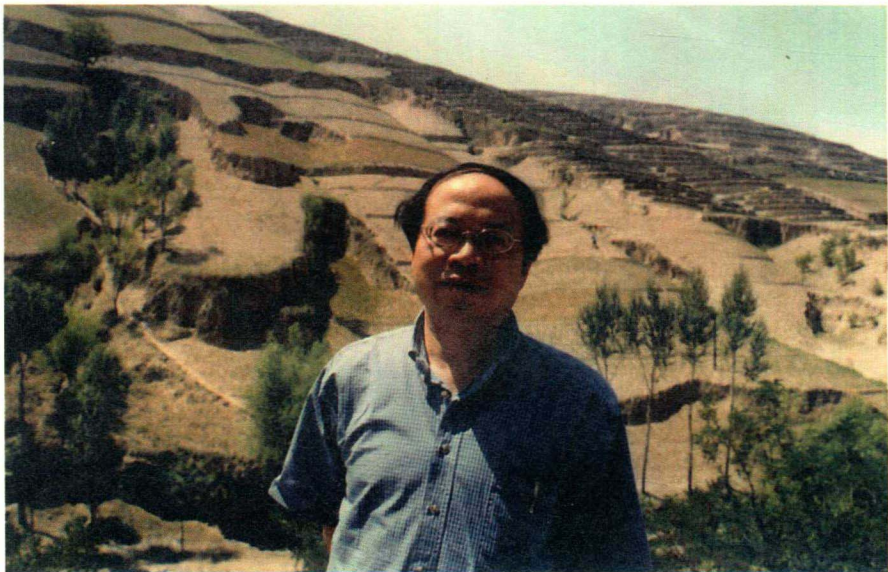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家四兄妹（后排右一）



朱幼棣先生是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。





朱幼棣

再版序 书成之时墨未浓*

2011年8月，我从郑州前往三门峡，一路瓢泼大雨。过义马、渑池后，高速公路上了浅山丘陵，沿着淆山的北麓延伸——这一带正是邙山，古代堪称帝都洛阳的龙脉。雨幕中，杂树梯田，山野云低，北望黄河而不见。——我知道大河正在北方召唤，在淆山、邙山与中条山、王屋山夹峙的峡谷里蜿蜒挣扎。现在，三门峡和小浪底两座高坝，早已把黄河切割。

高速公路三门峡市有两个出口，一标着“三门峡东”，而另一处是三门峡西。恍忽间，司机错过了东边的出口，只得从西边再折返。朋友在路边迎接。安排在一处庄户人家的窑洞餐馆吃饭。土墙外便是陇海线，隔几分钟便有火车隆隆驰过。

——不知为什么，我倒想起新安铁门镇的“千唐志斋”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修陇海铁路时，邙山施工沿线大量文物和魏晋隋唐墓志出土、流落民间。旧军阀张钫先生——现在称为辛亥革命元老，倾其所有，收购收藏了1400多块墓志和碑碣，砌嵌在自家窑洞的四壁。不仅是书法艺术，这些对研究隋唐历史也有极高的价值。我去参观那天断电，在幽暗的窑洞里逐一细细辨认，近处陇海路上的火车，不断驶过，大地和窑洞都在轰鸣中发颤。我想，现在重点工程的“抢救性”的发掘保护，未必能如张钫先生一人之力所成就。——“千唐志斋”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还有什么AAA级景区。

在民国政府中，张钫官不过河南省厅一级干部。——就在去三门峡前一天，

* 此序原为2011年《后望书》再版而作。其中谈及《后望书》一书续集《怅望山河》已于2012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。

河南省纪委一位领导告诉我，他上任半年来，有14个正厅级干部因受贿等腐败问题落马。闻之心震，又不禁感慨，“官格”何至于此。由是我想，“达亦不足贵，穷亦不足悲”，在浮躁的喧嚣和繁华的不安中，如果一个人不懂历史，不懂中国文化思想的价值和理念，不再守望坚守，那么滑落是很自然的。——秋雨衰草，寻常功业，同在洛阳的西北，今天来千唐志斋的参观者，还找得着晋代石崇筑的“金谷园”吗？

有的问题曾一再被尖锐地提出。我来到了三门峡大坝，这里正是《后望书》开篇的“枢纽”所在，是天下第一关潼关城被“无水淹没”的起因——这无疑也是解开当代工业化、标志性工程与文化遗产、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。

“黄河第一坝”高106米，可是水库蓄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的一半，电站装机也很小，发电量只相当于一个小电厂。黄河中心的几座小岛修大坝时成了坝址，摩崖石刻、古栈道等古迹，黄河咆哮过三门的壮丽景观已不复存在。大坝上，还留着个锈迹斑斑的高大塔吊，据说是当时建坝时留下的，现在还能使用，主要用来打捞坝上的柴草等漂浮物。

风狂雨急，正是汛期，现在基本上是来多少水发多少电。俯视坝内，淤积的库区“草原”辽阔，不少地方种上了豆粟，一片迷濛的葱绿，一弯黄河夹在草原和庄稼地中。

这一次，又寻访了三门峡市西边的陕州古城遗址。与十多年前相比，由于淤积，在被称为三面环水的陕州古城里，几乎已经看不到黄河了。一块刻有黄河“母亲”的石块，孤零零地竖在田间地头。陕州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，虽从未被淹没过，但在建坝“误”作为淹区已悉数拆毁，只有一座唐代佛塔依然矗立，就像一个巨大的叹号。我想起唐太宗路过陕州时的诗句：“慨然抚长剑，济世岂邀名”。一个盛世明君，即使在千年以前，也必定有他的高远过人之处。——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训说，“治河之法，当观其全”，我们在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考虑上，显然不如古人。对于三门峡大坝，历史已经有了结论，不管是否拆除，已经无所谓了。

新中国的建设史被冠以“火红”或“激情燃烧”等字眼。但路是一步步走

过，理想与现实的把握，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运动的取舍，给后来者留下了无数经验和教训，可我们很少具体总结或分析。在新近的一些年里，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口号响遍神州，各地重点工程、政绩工程“高歌猛进”，让人应接不暇，应当看到，并非所有的奇迹，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所付出的代价都值得。如果我们稍微留心，就会发现许多历史文化古迹，许多令人眷恋的风景消失了，我们的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。

2011年秋天，北京也多雨，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增加了一倍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进入高潮。报纸上的题目《北京一杯水，移民几滴泪》，看了后，我心酸而沉重。在《后望书》的第八、第九章里，我写到了“大调水”和“世纪移民”，提出了“用什么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血脉”。一切诚如几年前本书所阐述的那样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进展缓慢，中线工程计划调水量一减再减，从原规划的年调水190亿立方米、2008年最终调到北京，减少到了年调水80多亿立方米，其中往北京调水计划也减少到了不到10亿立方米。而且，动工近十年至今仍未实现。——其实，不必舍近求远，如果应急用水要调的话，黄河小浪底水库和周边的一些大型水库，应该没有问题，而且也实施过。

要用移民的眼泪，来换取北京的“一杯水”，实在有些“残酷”，不愿再提。要从千里之外的汉水丹江口调水工程的总投资是多少？每年究竟调多少水？调到北京的水成本是多少？自2005年起，沿线一些城市水价因附加“南水北调基金”而潮水般上涨，“调水工程”实际“捆绑”了与“长江水”无关的北方城市的全部用水包括地下水——如同高速公路未建就在所有公路上建站收费一样。如果没有约束机制，这种“附加”收费很可能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，推高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成本，直接影响物价上涨。

从长远看，如果不着手采取措施恢复北方河流哪怕最低限度生态流量的话，如果跨流域长距离调水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模式的话，希图以昂贵的“输液”“点滴”来维系中国的繁荣与发展，将“调”无宁日，汉水之后再从三峡调，三峡之后再从哪里调呢？这极有可能是“庸医”的下策。——其实，调水的成本和水价构成都应该“水落石出”。毕竟，已经进入政务信息公开的时代，调

来的南水多少钱一吨，应该不难测算。人们可以比较选择，用不用价格昂贵的调来的水？抑或调整农业结构，用补贴“三农”的办法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？

也许，解决北京用水有更经济的办法和途径。

北京位于海河五大支流永定河的冲积扇上，有永定河与潮白河两大河流，水资源条件十分优越。北京的年降雨量也堪比巴黎和柏林，还有大量的“客水”流过，原本北京并不缺水——仅永定河上游的集水面积就近5万平方公里，约为浙江省的一半。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库容多达40亿立方米便是证明。

此后，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榜样，“吹响”了以兴修水库和大炼钢铁为标志的“大跃进”，短短几年中，千军万马齐动员，永定河上游就修起了250多座水库。——当某项经济建设工程因领袖的带动被赋予政治意义，上升到革命、战斗的层次时，全民发动，人海战术，便有可能完全脱离科学发展与合理规划。无序的建坝、过度的开发，层层拦截之后，官厅水库自建成起便从未蓄满过水，现在更降到了原设计库容量的二十分之一，已经气息奄奄，库底朝天。——其实，短短几年里发生的这种生态灾难式的逆转，又岂止一条永定河呢？

海河断流了，永定河断流也已经三十多年了。洪水没有了，北京缺水严重了。可没有人对此负责。直至今日，也没有人考虑过永定河如何恢复生命、恢复生态流量的大计——报载，北京准备斥资170亿元沿着干涸的河床打造“景观河”，北方大河永定河的历史，也许要掀向它“人工湖”的最后一页了。是啊，人们早已忘记曾有过的滔滔流水，忘记了那一片照耀过千载的“卢沟晓月”。

我在努力追寻并不遥远的历史，还原一段段正在逝去的真实。也许前人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，但时至今日，我们需要有直面的勇气，需要科学、智慧和诚实。——仍沿袭旧有的工业化城镇化路径和思维，那么，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终究会流于口号。终有一天，我们的家园会成资源耗尽、生态环境恶劣的不适宜居住的地方。

新中国成立初，由于受工程技术和财力的限制，“人定胜天”“要高山低

头河水让路”说到可能做不到，而现在，科技让“一切皆有可能”，只要想到就完全能够办到。气壮山河的“世界之最”在中国一再被创造出来——如最高的大坝（澜沧江小湾电站 292 米的高坝）、最大的水电站（三峡电站）、最快的高铁、最高的大楼、城市的连片改造，等等。不说家国情怀，不说前事今生，在这时，还有多少人愿意停下来后望一下，静下来听一听？想一想？——行将毁灭和消失的，有什么是值得珍视的美好风景和事物？

其实，中国曾对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过认真的反思，这就是 1978 年开展的“真理标准问题”的讨论，以及“拨乱反正”、平反“冤假错案”，等等。否则，就不会冲破“左”的思想的束缚，不会有改革开放。可是，几十年来，我们并未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和谬误进行过反思和总结，从未有人对此检讨，承担责任——对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决策和工程，都没有进行梳理、剖析和总结，以致变得含混混沌，是非莫辨，以致最后成了湮灭消散的逝事——仿佛我们的城市从来就是高楼林立，千城一面；仿佛中国的河流，从来都是断流干涸，或污黑发臭。巨大利益的推动，没有觉悟的瞬间，缺少精神炎光的照耀，也许是经济建设类似的失误和问题一再重复出现的原因。

在调查、写作和探求答案之间，对未来的信仰成了最后的支柱。在和一些读者座谈时，多次被问及对长江三峡的看法。其实我在本书的最后一节“夜泊奉节”时已有所涉及。不是离别之际的“告别旅游”，1992 年春天，在三峡工程在人大通过后不久，我即率第一次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采访团来到长江三峡，调查大坝在建成蓄水后库区可能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，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，需要独立思考 and 勇气。重庆长江航道分局为我们提供了航道船。满地飞花春已阑，江风山雨更生寒，当我踏上三峡坝址所在地中堡岛时，当地喜气洋洋，满地都是鞭炮后的红纸碎屑。我写了一份新华社内参，提出了三峡库区的生态和水污染治理，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境局的重视。——深入思考或许并不是个好习惯，使心有重负，自己也不能轻松快乐地生活。写本书“夜泊奉节”这个章节时，已经是近十年后的冬天了，当时正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，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宾馆里。报纸天天送来，满是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和爆破清库，

千年古城古镇行将湮没的消息，一派欢欣鼓舞。我们个人无足轻重，在重大决策上也无参与和投票表决的机会，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，终究不能冷漠和袖手旁观。所以这个结尾更像是篇散文而不是分析研究文章。——后三峡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系和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某些重大变化，似乎无需更长的时间证明，但这同样需要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。好在我们已经进入崇尚科学发展观的时代，讨论这些问题不再成为禁忌。

这些年里，我应邀先后在中央党校、北大、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座，主题是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、江河与生态文明等，学员都很有兴趣。感谢读者的厚爱，《后望书》出版后，得到了大家不少鼓励，我满怀感激。在“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”和中信出版社诸编辑的支持下，本书有了再版的机会。本来，《后望书》续集的写作可完成，但由于中间插入了《大国医改》的创作，使它拖延了下来。

从20世纪80年代获“萌芽”首届创作荣誉奖之后，我与纯文学已渐行渐远，笔触探及很多领域，历史与现实，学术与文学，后望与前瞻，理想之光的照耀，引领着我艰难地思考和写作。

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。”进入新世纪后，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，还有待于扫清思想认识路上的障碍和旧习，有待于对文化思想和系统科学的总体把握。自然科学、经济建设并不拒绝历史、地理和文化，并不拒绝社会科学。社会每前进一步，再回过头来看看历史，总会有新的遗憾、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。

朱幼棣

2011年8月26日

序一 为了前瞻的回顾

朱幼棣同志约我为他的新作写序，我没有多思索就答应了，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多年，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。当年他是新华社采访中央新闻和环境保护的记者。他勤于思考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具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，写出不少有影响的报道。我们常常就一些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。他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，关心的领域扩大，研究问题深入，视野也更加广阔。

这本书中，相当的篇幅谈到了水。水作为环境要求与生命之源，以其天然的联系，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形成了不解之缘。人类的繁衍、国家的兴衰，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史，就是认识自然不断深化的过程，也是人与水和谐不断探索的过程。

朱幼棣先后采访过淮河、海河、辽河和太湖、白洋淀、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，也调查过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环境问题。记得那年长江三峡工程动工后不久，他带领“中华环保世纪行”记者团去长江三峡地区，经过认真调查后认为，三峡修建水库后，长江的流速减缓，水净化功能减弱，水污染的反应会加剧，并提出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治理问题。这份建议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保总局的重视，为后来建设三峡库区水环境监测系统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对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调查也取得了积极成果；深入实地的认真调查，又使该问题上升到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层面。对存在的问题与缺憾，进行科学的观照与文化的思考，是本书的重要特色。

当前，中国经济和社会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，工业化与城镇化正在全面推进，神州大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。人总是有时代局限的，经济发展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。这时候，对半个世纪

以来走过的发展与建设道路，做一些回顾是必要的。既要发扬成绩，又要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对于我们不入歧途，少走弯路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还是很有好处的。时间的跨度会拉出真实与真理的坐标，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，回顾是为了前瞻。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，又将是明天的历史。

解振华

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^①

^① 2015年2月起为人口资源委员会副主任。

序二 绝种·绝迹·绝唱

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。

他是我当年在新华社时的同事，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，他在圈里就已经名重一时了。新华社多桀骜之辈，群人自全国各地啸聚北京，围炉阔论天下，每每面红耳赤，朱幼棣这时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，不动声色，到高潮将尽，突然有人提议，“听听老朱的。”他才开口。一开始还会脸红，说了两分钟就从容了，款款道来，自有别一份的见解。当年，他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科教及新闻研究所轮番任职，是公认的全才。他写出过很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，还是第一个去南极的记者，比万科的王石早了十多年。有一段时间，他担任国内部中央新闻组组长，专跑中央常委这条线，在新华社的传统里，这是一个很崇高而敏感的职位，朱幼棣每天跟在中央领导人的后面东跑西颠，写他们的行踪和指示，当年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头条老是“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报道”。

新华社记者从来游走在传媒与官场之间，更何况是中央新闻组组长。朱幼棣曾经出任北方某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，后来因某种机缘，他被调进中南海，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，当上了一个高级幕僚。从此，“朱记者”不见，出现了一个天天搞调研、写报告的“朱司长”。

不过，这都不足以描述出一个完整的朱幼棣，或者说只是朱幼棣的小部分。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，好古敏思，谦谦君子，有名士风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生错了时代。

他是浙江黄岩人，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早年搞过地质和技术，背着笨重的测量仪表跑了不少地方，这让他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痴迷者。在其后的30

年里，朱幼棣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稍有点名气的大河山脉，有一次我陪他去浙江省安吉县，他说我要去某某关，当年岳飞打金兵就是从这里北上的，当地官吏无人知晓，后来按他指的方向驱车前往，问当地老农民，果然有这么一个古地方存在，众人愕然。1992年，他在新华社总部当班，西北记者发来一篇新闻稿，称沙尘暴突袭某地。朱幼棣一看，突然拍案惊呼：“莫非居延海已经干涸？”数月后，他坐着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行遍河西走廊各个绿洲、城镇和河流，果然第一次证实了这个事实。朱幼棣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，跟他谈论此类话题，就好像是在他家后花园里漫步，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，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他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，他所有对中国地理的认识，一小半是从古书中得来的，一大半则是用脚跑出来的。他还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，1995年还曾获得首届“地球奖”。前些年，有人提倡“南水北调工程”，朱幼棣对此颇不以为然。某次，在国家软科学选题会议上，朱幼棣一边算账一边论证，讲得一些专家无言以对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多年以来，没有人对大型水库立项、建设施工，直至建成运行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跟踪监测。即使对工程的投入与产出，也未进行科学的经济评价。当代水利工程，常常展露出一一种难堪的窘迫和反科学的性质。为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人与水资源、河流的关系，上游与下游的关系，不是走向和谐而是日趋紧张？”他进而评论说：“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，中间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难以尽述，但在关键处、转折处，又常显仓促、紧迫与窘迫。因此，真正需要回顾、研究和分析的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。”

对历史、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，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，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，他曾在已然消失的潼关古城楼前喟叹曰：“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久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，在其之间，潼关就是肩挑两京、力压千钧的支点。在这里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，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60多次，如三国马超大战曹操、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、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、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——就是这个被康熙帝惊叹为‘天下第一城’、被《山海关志》许为‘畿内之险，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’的地